

媒体人受程维高迫害 入狱7年才获平反

程维高 资料图片



祸从口出,他被卷进官场漩涡

1996年2月16日晚,河北省石家庄市亚太大酒店一个雅致的包间内,一场答谢宴会正在欢乐的气氛中进行。此宴的主人名叫石坚(真名史建强),时任香港《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同时还是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董事长。

石坚生于1963年1月,原籍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县,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幸存下来,左腿却留下严重残疾。但他人残志坚,心灵聪慧,从小喜欢文学,自学成才。

从15岁在《少年文艺》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起,到18岁走向社会时,凭着生花妙笔和睿智才华闯入新闻界发展,石坚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央和省市领导专访及投资环境的特稿,发表在国内外诸多知名报刊上,成为当时业界颇有些影响的“名人”。

出于对家乡河北的感情,石坚采写了多篇宣传河北的专稿,并帮助拉项目、引资金,与河北省市有关领导结交,成为好友。几年间,无论是办刊物还是经营广告公司,都搞得红红火火。

为答谢多年来河北故乡省市领导和朋友们对他的关爱和支持,临近春节,他特意从北京赶到石家庄,举办了这场答谢宴会。应邀前来参加聚会的大多是省市一些部门领导。

大家都知道石坚平时交往甚广,和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及其儿子程慕阳都相识,并和程慕阳有过合作。

于是,有的来宾出于好奇,问石坚:“你在北京听说过程书记工作调动的事儿吗?”石坚随即答道:“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听程慕阳说过,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去北京当市长,也可能到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当主任。”

此时,有人又问:“石坚,你和程慕阳熟,听说他能量很大,这人究竟怎么样?”

石坚和程慕阳多有交往,对程大公子利用他父亲的地位和权势,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从内心里鄙视。

此时有人提起程慕阳,他借着酒劲儿随口说:“这人不咋样!整天打着他老子的旗号拉广告,拉赞助,招摇撞骗,对人封官许愿,将来程书记若要出了事儿,有可能毁在他儿子手里。”

宴席间,大家随便聊了许多事,很是尽兴。宴会结束,石坚赠送每人一份刚刚出版的《中国发展》杂志,这期杂志上有他采访河北省市领导人的专稿。其中一篇采访某市市长的专稿里,配发了一张市长和市委书记陪同外国政要考察开发区的照片,而作为省委书记的程维高在照片中只显示了半个侧面。堂堂的一方封疆大吏,在杂志上只显示了半边形象,这让程维高见了甚是

不爽。由此,埋下了石坚后来被诬陷的隐患。

第二天上午,石坚一身轻松地回到北京。石坚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和家人欢度春节的时候,一场厄运悄然扑来。

那天晚宴过后不久,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便接到了原任秘书、时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和时任河北省某机关负责人的密报:那天晚上,石坚和省里十几个领导干部在亚太大酒店大吃大喝,背后谈论您,说您的坏话,以前省里有人告您黑状的材料,有可能是通过他递上去的。

虽然当时程维高在河北权势盖天,但他为所欲为的霸道行径许多干部群众看不惯,寄往北京的告状信甚多。

一想到这些,程维高就急火攻心,认为是省委主要领导指使人在背后整他。

程维高决定对石坚这个小人物操起了牛刀,他要从小坚的身上挖出河北告他黑状的后台。

程维高先是打电话给省委某秘书长,这位秘书长是石坚那晚邀请的宾客之一。

程维高直言不讳地问这位秘书长,那晚聚会时都有谁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程维高的怒问使这位秘书长心里一惊,他仔细地回想了宴会的整个过程,如实回答道:“那晚宴会没人讲您坏话。”

程维高见这位秘书长没有讲出他想听到的话,便又打电话给参加宴会的另一位领导,这位领导的回答和秘书长一样。

程维高越是问不出想听到的内容,内心越是疑惑,越是感到那晚聚会的背后肯定有着令人震惊的秘密。他下决心要搞清楚这个聚会的内幕。

因为直接问不出来什么,程维高便把他的心腹、时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督查室主任的杨益铭叫了过来,面授机宜。

1996年4月中旬,石坚带着助手到福州去采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做出突出业绩的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主要领导。4月17日,采访顺利结束,石坚和助手在用过早晚餐后,便回到下榻的西湖大酒店早早休息。

18日凌晨四时许,石坚在熟睡中听到一阵敲门声,他披衣下床,一开门,五六个身着便装的人破门而入,随后将石坚带走。

石坚做梦也没想到,从他离开宾馆的那一刻起,他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等待他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和长达近十年的牢狱之灾。

来人正是杨益铭带领的所谓“石坚专案组”的成员。

4月18日下午,石坚被杨益铭等人押回石家庄,关在了鹿泉市(归石家庄辖)看守所。

为将他投进监狱,罗织“三宗罪”

从福州被抓,到押回石家庄,石坚没有收到过司法机关对他采取强制措施的任何法律文书。直到数天后的一次意外被提审时,才知道他是4月20日以非法出版活动为名被收审关押的。

第一次“审讯”,不具有执法身份的杨益铭竟然担任起了主审官,他居高临下地问:“石坚,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要放聪明点,老实点,我们把你弄到这里来,并不是针对你本人,这点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你说清楚,就没事了。”

石坚说:“我既不违法,也不乱纪,不知道该讲什么、说什么。”

杨益铭看石坚不说,便明确点到正题:“你就讲2月16日在石家庄亚太大酒店请领导吃饭的事儿。那顿饭有人议论过程书记什么事儿没有?”

石坚答道:“都是说程书记好话的,没听别人讲过他什么事儿,只是我本人说过程书记可能要高升当北京市市长或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可这些话都是程慕阳告诉我的,也不是我编造的。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捧程书记的,并不是贬低程书记的。古人背后还不敢议论皇上呢,可皇上都不在乎。你们这样干连古人都不如,心胸是不是太狭窄了?”

第一次审讯,杨益铭一无所获,空手而归。从此,石坚便迈上了人生旅途的冰点。

在此后的时间里,杨益铭多次到看守所提审石坚,恐吓利诱,恩威并施,逼迫他揭发程书记的所谓问题。

在经过多次审讯后,杨益铭等人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看着从石坚身上搞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杨益铭不死心。为了完成“老板”程维高

庭审前的阴谋让他被判了10年

1996年7月20日,这一天是他审查石坚期满的日子,他满心希望能放他回家。

但早饭后,石坚被专案组人员带上警车又拉到另一处看守所。下车后,石坚才知道,他这次被转移到了邢台市看守所。

为逼迫石坚认罪,杨益铭、李真等人以让其写交代材料为借口,对石坚实行车轮战,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同时,他们还唆使和石坚关在同监号的在押人员,几乎天天制造摩擦打击石坚。

在长时间的精神和肉体遭受非人的折磨下,导致石坚双耳失聪、严重便血。

1996年12月27日上午,长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石坚贪污案。在此之前的几天里,石坚认真回顾了自己在被无端关押的前因后果及受到的非人待遇,他要在法庭上向旁听的群

众揭露这一因政治迫害而酿就的冤案内幕。但在离开庭还有十多分钟的时候,石坚在候审室里突然被司法警察带到了该院某负责人的办公室。

这个负责人示意法警出去后,很客气地让石坚坐下,亲切地说:“省领导很关心你,今天开庭只是走一个过场,庭审完时间不长就会放你回家,希望你开庭时配合一下,涉及到领导的事儿,法庭上别乱讲。你在法庭上说事儿说事儿,别扯别的。”

既然该领导说得这么明白,再加上坚信自己无罪,石坚相信了这个素未谋面的领导的话。本来,事前准备好在法庭上揭露杨益铭、李真专案组等人丑恶行径的话,在开庭时他咽在肚子里只字未提。

第二天,石坚的辩护律师——北京中联律师事务所张星水律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交给的“政治任务”,他和李真商量开始了所谓的外围工作,企图从别的途径突破:——杨益铭率员到北京通过当地派出所,传唤石坚的同事、皇家丽人广告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刁建华,恐吓道:“你必须揭发石坚的违法行为,否则没有你的好果子吃。”遭到拒绝后,他们又违法搜查了石坚的办公室,最终一无所获。

高某拒签后,他们把高某押到正定县看守所,让同号的在押人员对高某折磨体罚。高某受辱不过,在提审中曾吞金项链自杀,想以死抗争。幸亏杨益铭眼疾手快,把项链从其口中拽出,高某才捡回一条命。

——杨益铭带人赴北京到一位曾担任过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将军家,调查石坚和这位老将军的关系。但老将军不吃他们这一套,当即对他们严厉斥责,并通知军队保卫部门将他们扣留。直到军方查清他们的真实来历、身份并责令写出书面检讨后,一行人才灰溜溜地离开。

——杨益铭等人已是骑虎难下,见通过石坚在整不出其他人的政治材料,对程维高不好交代但又不能把石坚放出去,放出去等于放虎归山给自己找麻烦。于是,他们恼羞成怒,进一步迫害石坚。

为了把石坚关进监狱,他们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地给其罗织了三大罪状:一是贪污罪,二是伪造印章罪,三是投机倒把罪。

“经和法院沟通,有可能判缓刑,你再耐心等几天,很快就会作出判决。”虽然说判缓刑也是有罪,但律师的话,对于石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喜讯和安慰。

就在石坚满怀期望等待着从狱中出来的时候,1997年1月23日,长安区法院的法官向他宣布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以伪造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

这一判决,瞬间击碎了石坚的所有期盼和遐想,他感到自己再次被人戏弄。

事情过后,石坚才知道,当初庭审前这个领导找他单独谈话时所讲的那番话,是预先设计的,就是想安抚石坚,避免石坚在法庭上讲出本案的真相,出现令人难以收拾的局面。

艰难的洗冤之路

1997年1月27日,石坚收到了长安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后,当即表示不服,并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张星水律师接到判决书后,极为震惊,他上下奔走,调查取证,为二审辩护做准备。

张星水奔波呼吁的正义之举引起了杨益铭、李真等人的不满,他们派人警告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说话办事想好了再说。办石坚案不要忘乎所以,不要什么事都管,干好自己的差事就行了。”

专案组的警告没有吓退张星水,他反而从此事中看到案件背后隐藏着的另一种势力和罪恶。此刻,他感到仅凭自己孤单之势难以支撑全案。于是登门求助大学时的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

夏家骏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夏教授在认真听完学生的讲述和详细看完石坚案的有关材料后,语气沉重地说:“这的确是一件人为炮制的冤案,我一定要管!”

1997年3月20日,夏家骏教授、张星水律师以及石坚亲属,联合致信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曹志,反映石坚案的疑点和冤情,对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有失公正的判决提出了质疑,希望人大领导能过问此案。

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信访部门的过问并未产生效果,石坚很快被投入监狱。

2000年2月,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河北干部群众多年来对程维高的秘书李真经济犯罪的情况举报,组成“2·23专案组”,开始彻查李真的问题。由此揭开了程维高主持河北政界时李真等人的腐败内幕。随后,杨益铭等一批官员相继落入法网。程维高也因其严重问题而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职级待遇。

2003年11月,石坚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走出了监狱的大门。石坚出狱后,在夏家骏教授的支持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申诉。

随后,石坚冤案在国家高层领导过问和有关人士呼吁下,开始进入了纠正程序。

2007年6月2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程序审理,最终决定:撤销原一、二审对石坚的有罪判决,宣告石坚无罪,没收财产予以返还。法院的判决终于还给了石坚一个清白。

据《民主与法制杂志》

程维高简介

程维高,1933年生,原籍江苏苏州,1984年至1987年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从1990年起,他历任河北省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3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职级待遇。据新华网